



听茂宏仁兄来电说,四十年前剧团那伙同仁,正筹划一场闲日之欢,这倒是件颇见情怀的好事情,我虽偏守西土而不能至,但心向往之。

四十年前的往事,芳华岁月的经历,虽时间不长,记忆蛮是深刻,觉得是一幕青春剧,激情中有泪水掺和,品评后有如游戏一场。

一个地方性的扬剧团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成立,一开始就很挣扎。它不工不农身份尴尬,乡政府出资养这么个团队,自然捉襟见肘,经常日不敷出;各色人等带着好奇心簇拥而至,老的少的内行外行凑在一起碰碰擦擦;为生计四处奔波风来雨去,因为年轻不觉有苦乐事不少;一夜龙卷风,没造成人员伤害,惊魂稍平不禁胆颤心跳;正当情窦开处真成就了几对鸳鸯。佳且朱荣美眼睛有戏,总不致昆大帅目光如炬,射杀成功,收入囊中。呵呵,人生幸事莫过如此。这个中有得有失,无怨无悔,看穿了,如诗如酒,如寄如戏。

毕竟是年轻人居多,那阵子大伙表现并不俗,上舞台的几幕戏,如《珍珠塔》《玉蜻蜓》《孔雀东南飞》等都见准专业水平,虽未出高秀英、李开敏大名头,当家花旦也名动一隅。起码在里下河地区,百姓绽放出难得的笑脸,也定格了地方剧种在大集体时代的最后一抹余晖!如今,或许这一集体记忆早已淡化,但它是一段历史,只要自己留着,它就珍贵。

许多同道的名字,我已经有些模糊,但清晰得又如漆一般长久存乎于心。徐

岁月如戏

□ 高步明

大团长的可爱的结巴,放慢了节奏,加之与人为善,在他这儿躁动不起来;夏阳有点小才,好几杯残酒,一副老先生作派,倒也真人;朱福生夜深常说梦话,话里话外都是他白天想说的,不直接说也是老到和智慧;夏涛有点逗了,礼帽拐杖小胡子,骨子里的文艺范儿,几笔丹青也有几分生趣;毛丫头吴小娟,平素一惊一乍,像个女高音,就是不愿上台……在剧团,人人以为都是角,众生亮相,七彩斑斓,构成了一幅生命律动的美丽图景。

最美的画卷,不仅起于乡里乡亲给予的掌声,还留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之中。逐浪清波见底横过的那般豪迈;静观夕阳中官柴芦苇荡的那般诗意;近见司徒村寨升腾炊烟的那般缭绕;卧听平胜街坊夜间猫狗不停叫唤的那般温度……拂拂的乡愁,美美的天地,实在是一度奢侈的拥有!

我的记忆碎片,已经不能完整拼接,离开剧团这些年,偶尔也会记起一些蛰伏已久的感动,当初道友们帮助和包容,那么纯真那么无私,恰似情同手足,怎能蔓延于心际。这一路走来,回望我的团长我的团,一年多的时光,终成我后来频繁转身时的一笔财富、一股力量。

生命本如清曲如小唱,倚倚调,梳妆台、剪剪花……各有各的腔调,各有各的动人,演得好不好,在造化机缘,自己才是永恒的主角。回忆年轻时的热烈与奔放,是时间老人把人生这场戏,分割成过场与高潮,每一幕戏最终都化为笑谈。

那是1980年秋季,距今已整整39年。高中毕业的我,赶上司徒人民公社公开招人,凭一曲《红梅赞》和一段现学的“何支书不是那墙头草,微风吹过弯下腰……”扬剧唱段,竟真的如愿以偿地进了文化中心站新组建的专唱扬剧的地方剧团,有了第一份工作。

庆幸之际,痛苦和打击随即而至。集训教唱腔、唱词、台步、动作,和我一起来的,有的张口就唱,字正腔圆;抬腿迈步的,手到眼到,形体协调;吹拉弹拨的,正音定调,有板有眼;敲锣打鼓的,“匡七来台”,摇头晃脑。当时的剧团,虽只头二十号人,绝大多数都是些能唱会吼、能蹦会跳、说哭就哭、说笑就笑、非文即武、放得开性情的活跃分子。而我虽然努力模仿学习了,怎奈五音不全、“扬腔”不会、台步迈不开、动作做不好、跟不上节奏赶不上趟,明白自己不是个唱戏演戏的料,失望、痛苦至极!

或许是剧团成立之初人手不足,或许是剧团真的是个容纳各色人等的舞台,或许文化中心站站长是我爸同学、剧团团长是同村人,很快我被安排敲小锣。第一首曲子是《金蛇狂舞》,“打打打打的打,的的的的的的的打”,节奏快特别热闹。我的手腕打得生疼,却没有达到腕转臂不摇的要求。我还兼任剧本唱词的刻写、油印,为打字幕女孩誊写唱词,再后来做食堂司务长,配合炊事员买菜淘米做饭。在剧团,也登上舞台,那是随老爷出巡升堂的衙役,鸣锣开道,吼吼堂威,不是个正儿八经的角色,只在台前幕后看帝王将相、公子小姐演绎情爱恩仇悲欢离合。我终究不是个唱戏的料,不足一年,转到文化中心站、到公社多服公司,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。

回想剧团的日子,我有几个永记心间的第一。第一次见识恋爱。十七八岁的我,没有与女孩子亲密接触的经历,见到剧团里搂搂抱抱还感到害羞,看到男男女女混在一块还感到奇怪,偶尔撞上他们滚在一片草地对台词排戏竟也踮起脚跟张望。在这环境里,情窦初开年纪,自然而然地与同学到大圩头、高树下甚至土坟间,边纳凉边数星星,边看月亮边等云彩流星,讲牛郎织女及身边的故事。在静谧的夏夜里,自然而然地拉起小手,直待到露水淋漓。

第一次去大城市。领导分配我随同一老同志去上海购买乐器、服装、头饰。去上海,我高兴得不得了,可要护送万元巨款却被吓坏了。当时,月工资二三十元,上千就是天文数字了。按照领导和老同志的交待,我身穿卡其青年装,脚蹬黄球鞋,身背装有三四千块钱的黄挎包,紧跟老同志身后,步行在最繁华的南京路上。老同志交待,茫茫人海,背钱包要将钱当作纸,手要松开,眼睛不能死盯着但又不能离开太远,只要包带不断,任它在人流中游来荡去,做到轻松背包举重若轻,同时密切注意老同志身上的挎包,他那里可装有七八千巨款哩。一个小青年,从未见过世面,上上海当

早晨的“百里香”

□ 淖柳

每天晨跑结束,没有特殊情况,我都要到“百里香”馄饨店来碗5块钱的馄饨。馄饨分大、中、小份3种,分别为7、6、5元。晨练一万步下来,腹空口干,来碗有滋有味的馄饨,温暖,舒服。

“百里香”,连家馄饨店,在小区一条街租的门面。老板姓陈,祖籍福建,早起亲自买进冒着热气的、新鲜的猪后座,包揽店里的日常杂务,哪里忙往哪里插一手。老板娘掌锅,兼里外招待,见眼生勤,刷刷刮刮。儿子闷包馄饨,手机线连着两耳,双手轻快地捏着,白色耳线微微颤动,一个个馄饨仿佛从流水线上蹦出来似的,手快头点,乐在其中。一家人每天5点不到就忙开了。夜班司机欲下班的,远途钓鱼欲出发的,晨练返回的,赶着要到校的……纷纷光顾“百里香”。

“喂,多放点虾皮!”“少放点香菜。”“小孩子吃嫌烫,请拿只碗,摊点凉着。”“弄两个大份,打包回家,多来点作料呀。”

“嗯。”“好咧。”“知道了。”“就到。”“来——啦——”

近十年来,我每天坚持晨练健走,无论是晴天,还是风霜雨雪。晨练有一段路程是沿着京杭大运河东堤行走。一路绿树成荫,空气清新,宁静宜人。最近一

二年,我发现运河东堤镇国寺段河畔放生的人逐渐多了起来,尤以女性居多。被放生大都以鱼类、龟类最为常见。有的女子手拎一小袋,走到运河边,口念祈福,将放生的鱼儿倒入河中,目送鱼儿缓缓离去。有些讲究的还用红丝绳扎在鱼身上。也有少数夸张的,直接叫鱼贩子将三轮车开到河码头,大盆小盆、大桶小桶排成一列,依次倒入河中,其量不小。还有的结伴而来,五六成群,手挥小佛旗,沿河虔诚诵念经文,引得路人围观看热闹。

放生无疑是一种善举。放生之人最初的动机是拯救生物,后来被赋予了其他更丰富复杂的社会内涵。许多人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期盼和寄托,放生的背后是内心诉求的表达。

大多数鱼放生到大运河中能够存活,也有的不能。我时常看见运河边漂浮着一些死鱼,有的还是较大的鲤鱼、鳊鱼。究其原因,有的鱼拿来放生时就已经奄奄一息,活力全无。放生的人也许想不了那么多,只管放,注重的是形式,图的是心安。

因为有人放生,所以就有人藉此生财。我早晨常看到有人手提捞网在运河边游走,寻觅被放生的鱼们的踪迹。他们往往会有

客人呼着,老板娘应着。小店的氛围,跟馄饨锅一样热乎。

前排桌上,红领巾说:“奶奶,你也来一碗嘛。”“不。还是乖乖先吃。等送你上学了,奶奶回家再吃。”孙子的童话,奶奶的问答,听得我耳朵有些热,心里有点甜。

“吱——”一个刹车,一辆电瓶车稳稳地停在店门前,衣服白、口罩白,连眉毛也沾有面粉的小伙下车,从后备箱里拎起一包馄饨皮,走了进来。手机扫,微信付。老板娘朝他微微一笑,算是礼貌地送行了。电瓶车急驶而去,奔往下一个送货点。

前脚车走,后脚车到,来了一辆残疾人电瓶车三轮车。老板娘连忙出门,扶老人下车、进门、坐稳,“老爷子,您稍等。”说完就到案台上忙活了。一会儿,热腾腾、香喷喷的馄饨端到老人面前,“您老请慢用。”老人轻轻搅拌着,满意地品尝着……

出差一个月之后,我又来到“百里香”。只见隔墙玻璃上贴着告示,小份6元,中份7元,大份8元。我依然要小份的,顺便搭腔:涨价啦。陈老板说:“猪肉20多块钱一斤,都涨了快两个月了。本想等等、扛扛。看来价格一时掉不下来,就跟着涨一点,等掉价了再跟着掉吧。”我想,也是。

放生

□ 王俊坤

所收获。据我观察,有些被放生的鱼,由于对环境陌生,往往会游到河边,这就很容易被捞鱼人捞个正着。尤其是黑鱼,无一例外地都会游到水边。由于捞鱼的技术难度

不大,捞鱼人也渐渐多了起来。有人刚捞到鱼就拿到南门菜场去卖,并大声吆喝是大运河的野生鱼,价格自然不菲。捞鱼的不仅有人,还有捕鱼的船只。从镇国寺东堤向北至自来水厂这一段,常有渔船来回下网。可怜那些刚被放生的龟们、鱼们,还没游多远,便又重入网中。

记得去年秋天,看到有人放生了一只大公鸡,红冠滴水,十分健硕。公鸡活力十足,在东堤小树林跳跃,靠捕捉小虫等生存。每天清晨,打鸣不误。此鸡十分警觉,看见人来便迅速钻入草丛。一二月后,再见此鸡,已落魄了不少,鸣声渐弱。直至冬天,雪大地白,踪影全无,估计是性命已失。前不久,又看见一只被放生的公鸡,腿上扎着红绳,在运河树丛的小道上张望。等我晨练返回时,却见一人手提公鸡迎面而过,鸡腿上的红绳随风飘拂。有一次,突然看见一人迅速攀越运河边上的防护栅栏,动作异常矫健。我惊愕之余,只见他已将河边一只被放生的巴西龟擒获。

放生的人心中充满着善良和美好,捕捉的人也感到快乐而充实。世界在对立中统一,人们的生活依旧宁静。

认识家桐那一年,秋菱十四岁。

初一开学,家桐走错了教室,与秋菱不期而遇,家桐觉得这个马尾垂肩、素衣文静的姑娘好看。

秋菱家境不好,初二退了学,到乡被服厂上班。傍晚的夕阳斜射在“厚德、勤学、严谨、求实”的校训上,家桐三两口扒完晚饭,直冲到校门口,就为了看一眼下班回家的秋菱。秋菱渐渐注意到了家桐,并喜欢上了这个文质彬彬的男孩。初三毕业,家桐结束学业,同秋菱一起到县化肥厂上班。家长见两人情投意合,找了媒人,择了吉日,给他们订了婚。扳指的戴老头死后,西圩的烟火近乎绝迹,只剩满坡葱茏的草木和挺拔健秀的芦苇,透过夕阳的残红,人们经常看见一对少男少女依偎一处,互诉情爱……

秋菱约家桐到家里吃饭。她告诉家桐自己怀孕了,家桐手一抖,刚到嘴边的豆腐滑落到桌上,空气死寂了一般……

家桐去了趟乡里,告诉秋菱,二十二周岁才能登记结婚,没有结婚证,国家不让生。压力沉重得让人窒息,焦躁失眠中煎熬了两天,他们觉得与其遭人非议,不如一了百了。家桐将遗书压

我抡起铁锤

汗水在通红的铁块上张扬

胳膊吱吱作响

每一锤锤打圆了又方

我要好铁成钢

我要夏风凉爽

没有千锤百炼哪有篇章

没有一锤定音的想象

一声呐喊

铁锤叮当

毛孔里堆积起我的激情碰撞

几声惊雷

秋菱(小小说)

□ 胡小飞

在桌子中央,从床肚里取出甲胺磷,倒一“三红”(中碗)递给秋菱,告诉她,有来世一定娶她,然后仰天长叹,半瓶农药一饮而尽。看着口吐白沫、浑身抽搐的

家桐,秋菱惊慌恐惧,疯一般跑出去喊人……她的声嘶力竭,没能留住十八岁的家桐。家桐母亲去秋菱家大闹了两天,将家桐葬在西圩半坡那个他和秋菱经常约会的地方。

清明前夕,秋菱来到家桐坟前,给家桐烧几张纸钱和她给家桐的一封信。家桐母亲站在门口对着家桐坟家的方向破口大骂:“不要脸的害人精!怎么有脸活在世上……”什么难听骂什么,直到秋菱瘦小的身影消失在翠绿层叠的西圩。每年清明,秋菱都来祭奠家桐,家桐母亲都站在门口,骂声不绝。

秋菱结婚了,家桐母亲想去秋菱家里打闹,被乡人劝住了。母亲跑到家桐坟前一顿嚎哭,大骂秋菱背信弃义,不得善终。

秋菱生了一个女孩,产后抑郁。“该!老天有眼!”家桐母亲逢人就谈因果报应,乡人劝她想开点,这么多年过去了,秋菱也不容易。

一夜秋雨,秋菱去了。次年清明,家桐坟前长出一棵梧桐,乡人都说,那是秋菱的化身。

铁锤叮当

□ 谢云海

闪电照亮我的熟铁锃亮

我知道那是前行的方向

根根胡须笑我张狂

我的祖国

七十华章

声声锤响你就是我的榜样

初心不改

党啊

您的思想就是我的翅膀

铁锤叮当

敲打着我的思想

五星红旗迎风飘扬

一把镰刀收割着希望

我的小锤叮当

梁溪河纵情流淌

我的祖国

七十年的风雨

一曲歌扬

好铁锤成了钢